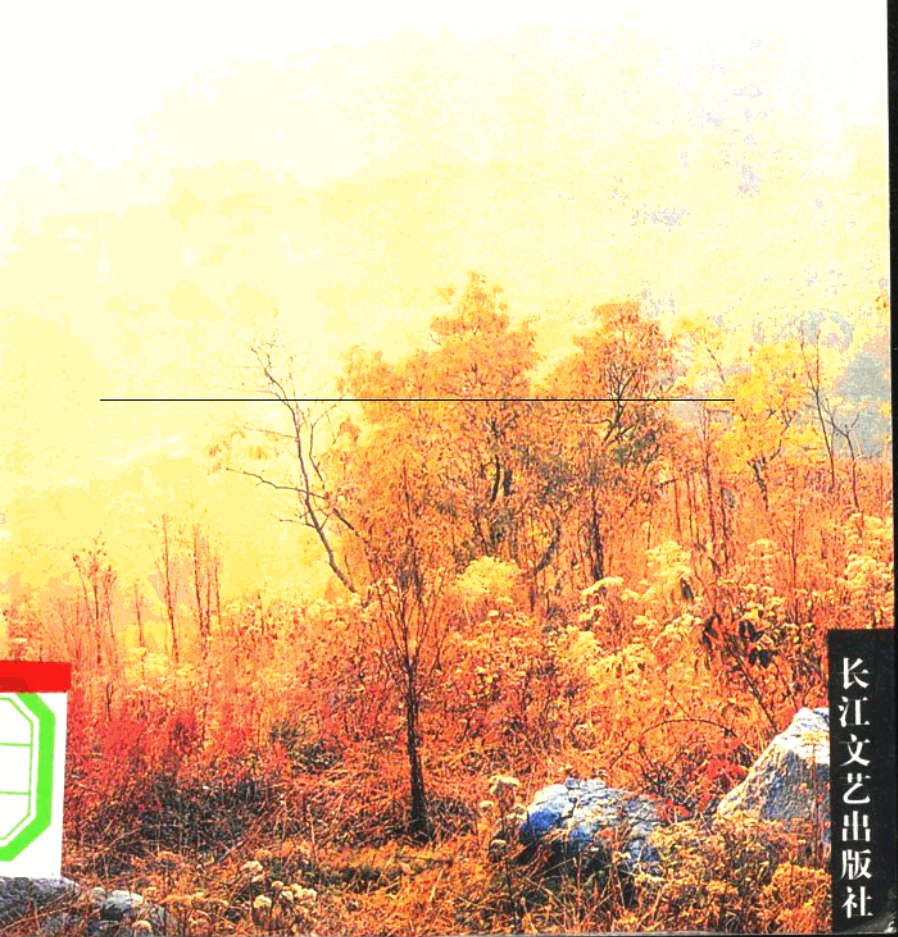


乡 委 书 记

肖仁福 /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委书记/肖仁福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

ISBN 7-5354-2035-4

I. 乡…

II. 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责任编辑:耿金丽

封面设计:田祥杰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湖北省峰迪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375 插页:2

版次: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60 千字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7-5354-2035-4/I·1554 定价:18.8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1443721 81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简 介

主人公郑北扬是一介书生，步入仕途后一个偶然机会被委任为崎河镇党委书记。在任期间他有机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农村基层干部，并亲身体验了他们极富“中国特色”的火热与无奈交织的生活，被他们感情世界里的喜怒哀乐深深触动。更可贵的是，作者还花了相当笔墨描写崎河镇的风俗人情，笔端流露出一种粗俗泼辣又生机盎然的气息；正是从这些文字中，更能让人触摸到当下农村的生活脉搏，使人犹如目睹了中国基层的生存状态。

本书生活气息浓厚，可读性极强。在一连串互相交叉的幽默与沉重并存的故事中，作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虽不完美却极富生机的生活画卷。

15.9.7.24

第一章 你是哪一路神仙，敢管我的闲事， 想来一个英雄救美人是吗

大别山南麓。

巴水中游的岸边有一座绿树成阴的小镇，铺着黑色沥青的318国道自东向西穿镇而过，车流和人流熙熙攘攘，小贩的吆喝声，水果摊上的叫卖声，给这个山区小镇平添了几分热闹的气息。小镇依山傍水而建，两条小街沿河平行延伸，明清时代留下的古建筑和洋溢着现代气息的小楼，鳞次栉比，错落有致。

小街的两旁，栽满了枇杷和四季青，每隔一段就有一些形态各异的花坛，乌红的月季把黑色的路面点缀得春意浓浓，与镇后山崖上的苍松翠柏形成了别致而独特的大别山风格。

这就是鄂东有名的崎河镇。

这个镇是鄂东的农业大镇，泗水、黄水、崎水三条水系将全镇自然分成三个狭长地带，三条小河汇集处，连接巴水的一块三角洲就是镇政府的所在地，三个狭长地带依水自然分成三个管理区，共辖三十个行政村，一万四千农户，五万人，分布在约二百平方公里的山间、丘陵、河川上。四十个镇直机关，五十家镇办企业，二百户个体私营业主，分散在镇政府周边的街道上。

崎河镇与两省三县交界，老年人衣着古朴，说不清到底是鄂东还是皖西的格调，中青年人穿戴特点不多，倒是清晨挑劈柴卖的汉子，还有那么一点山民的装束打扮。崎河的小吃在这一带很有名，

其中火烧麦粉粑具有浓郁的地方风味。刘伯承、邓小平、王震都在这里吃过这种东西。王震在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几次让人带火烧粑到北京，他说吃了火烧粑，就使人想起那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想起了大别山人民。话虽不多，但流露出很浓的感情色彩，让崎河镇的老百姓感动了好长时间。

不知多少年，崎河的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扶犁荷锄，和着山河的韵律和地球自转与公转的脚步，迎送千朝万暮。

到了公元一九九八年冬天，崎河接二连三地躁动不安起来，据民间故事家归纳，两个月出了五大怪事。

冬月初六，离镇十五公里远的高山村马头垵，两位年轻的农民将一棵奇形怪状的古松砍倒准备做柴烧。这时，来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指着他们说：“此树砍不得的，如果砍倒，你全垵人定要遭殃。”青年人哪里信这个老头的胡诌，还扯着他的白胡子奚落一番。老人拄着拐杖仰天长叹：“老天，罪过、罪过！”然后，颤颤巍巍，迈着蹒跚的步子下山而去。三小时后，这棵古松成了两位年轻人的灶中之物。就在第二天的凌晨，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一股狂风从天而降，天地混沌，飞砂走石，巨大的气漩从马头垵正中央疯狂地吞噬，卷走了二十个农户中的七家，连人带瓦，在一华里外的山冲里落下，除三人在外打工幸免罹难，其余二十五人当场摔死，六个孩子身首分离，血肉模糊，桌椅板凳，锅碗瓢盆泻了一冲，其状惨不忍睹。

冬月初七，深夜，该镇泗水上游，有一座容量为 3000 万立方米的响谭水库，它周边的老百姓突然被水库中忽喇喇一声轰响惊醒，其声之大，犹如炸雷当顶，其声之骤，犹如万马奔腾，人们像一头头受惊的野鹿纷纷跑出屋外，只见水库周围及大坝上撒满了一片片白花花的鲜鱼，有的还活蹦乱跳，人们发疯地又抢又捡，仅村民张家生一人独捡一百五十斤。

冬月十一日，王家坊村二十五岁的村民李菊花，在镇医院第一

主人公们的高尚与卑微、英雄与小人、纯朴与猥琐的性格描述时，通过一系列的事件，大胆地运用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写作手法，成功与否，有待同行们不吝赐教。

书中的人物和故事约占九成取材于真人真事，就发生在我身边。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只得将多数地名、人名隐去，但仍有一些地名和人名原封未动，照录如斯。如有冒犯，请战友们谅解。

下乡之后，渭阳情断，辍笔就是九年。在这九年中，提起笔来就是会议记录、讲话提纲、工作汇报、调研材料等等，至于文学作品只字未写，有人曾经问我，你不搞创作太可惜了，读了那么多书，不用在文学上，去当什么小乡官，真是莫名其妙。我的回答是，顺其自然。在机关工作多年，应当有业余时间，不是也没有写出什么来吗？现在又回到机关，就像一个长跑运动员，跑了一圈后发现，起点和终点都是在一个地方，也是始料不及的。如今年已四十有二，写起来觉得手笔生涩，力不从心。但对文学的偏爱，鬼使神差地硬着头皮又拿起了笔。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你这种人脸皮就是厚！

母鸡生下了蛋，味道如何，只有让人品尝才知道。我期望着人们说：“味道不错！”

刘心明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五于罗田

目 录

自 序	甘苦寸心知.....	(1)
第一章	你是哪一路神仙,敢管我的闲事, 想来一个英雄救美人是吗.....	(1)
第二章	惹得女孩勃然大怒,扬言要告他, 吓得他落荒而逃	(10)
第三章	怀春少女与钟情男儿,恰似干柴烈火.....	(23)
第四章	天已完全黑下来,没有月亮, 星星也躲到云层里面去了	(36)
第五章	他总结怕老婆有八大好处, 犯不了男女作风错误	(45)
第六章	她体态丰满但不臃肿, 皮肤白皙,性情温顺.....	(55)
第七章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66)
第八章	我们是镇的干部,不是来收税的.....	(75)
第九章	你们谁也莫想走开,要死咱们一起死, 都死了,落得世界清静.....	(90)
第十章	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	

	判决准确,应当坚决依法执行	(103)
第十一章	她好看的披肩发被河风一吹, 呼啦啦地飘了起来	(115)
第十二章	到处红旗招展,喇叭里 高唱《团结就是力量》	(128)
第十三章	你不要小瞧我们大别山人	(143)
第十四章	这个歪点子出得可爱	(159)
第十五章	每个人心里忐忑不安, 不知是祸是福	(172)
第十六章	一种原始、本能的冲动, 使他心潮激荡起来	(184)
第十七章	在长满野草的河边遇见了你	(201)
第十八章	他很幸运,没有碰到任何人	(211)
第十九章	一个人渴望与另一个人见面,当它 变成现实时,反而无话可说	(226)
第二十章	这是一场生与死的考验	(242)
第二十一章	山摇地动的爆炸声,就像要将整个 地球掀到太空中去	(256)
第二十二章	路边的梧桐树叶像悠闲的鸟儿, 随着秋风在空中飘荡	(278)
第二十三章	我心依旧	(292)
第二十四章	不走,难道还能留下来	(306)
第二十五章	老天爷,你千万不能作贱好人	(321)
第二十六章	我要好好活下去,金色的 希望就在前头	(334)

甘苦寸心知

——自序

记得下乡一年后，恰逢剧作家沈虹光来罗田体验生活，她问我乡镇干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我说，不清楚。她戏谑地比划着笑道：“只要看到乡村小路上走着头戴瓜皮帽，腰里别着盒子枪，带着三五个乡丁，到处吆三喝四，干着欺压百姓勾当的那些人，就是乡镇干部！”我听罢一阵苦笑，回想自己的经历，虽然表现方式不同，其实质与沈大姐讲的没有什么两样。

我从县委机关到乡镇工作了七年，其中挂职副乡长一年，担任乡镇党委书记达六年之久。我的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光就是在乡镇度过的，对乡镇干部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我曾和他们一道翻山越岭，摸爬滚打，和他们一道起早贪黑，殚精竭虑，一起哭，一起笑。就是这群人管着全国百分之九十国土上的鸡毛蒜皮；就是他们从农民那里将“皇粮国税”一粒一粒地收集起来交给国家；还是这些人独创的乡镇企业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独占半壁江山。可以说，没有乡镇干部的支撑，共和国的大厦就会倾斜。

然而，社会对他们的理解、给予却很少。

当你打开电视、翻开报纸、浏览书刊时，你就会发现，那些大吃大喝、违法乱纪、行贿贪污的事例多数是乡镇干部；那些言谈粗暴、欺侮乡民、土里巴叽的形象就是乡镇干部。也许这些文人墨客在

写作或编辑类似作品时压根儿没有想过，他们每个月领到的薪水里浸透了乡镇干部的血汗。江苏某大报的一位记者，将全国各地媒体上报道乡镇干部的反面典型搜集成书，字里行间充斥吃喝嫖赌毒，洋洋二十万言，集乡镇干部丑行之大观！

言辞也许过激，但我不得不说，请放下你的鞭子！

当你看到骄阳烈日下，他们在山川河谷挥汗如雨，数九寒冬里，他们在崇山峻岭劳碌奔波时；民垸山寨，他们将政府的温暖送给千家万户，同时又被不理解的山民埋怨时；茫茫人海，他们在承受各个角落里泼出来的污水和讥讽或不屑一顾的目光时；当他们为子女无处就业而到处说情、送礼、托人的困窘时；当他们怀揣药费不能报销时，当他们几个月领不到工资时。每当此时，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能否为他们掬一把同情之泪呢？

所以，一种从未有过的强烈的创作冲动在撞击着我的心扉，我就拿起了笔。于是便产生了这部长篇小说。

书中的人物是最熟悉的，他们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令人魂牵梦绕；他们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都令我荡气回肠。我随着小说中主人公们的命运变化而叹惋，而哭泣，而欢乐，尽管我离开乡镇岗位已有七个月，但他们的身影和形象仍在我的眼前不断浮现。那一幕幕朝夕相处、唇齿相依、亲密无间的生动场景，那一年年历尽艰难坎坷、千辛万苦、面临生与死的挑战的磋跎岁月，无不使我心旌摇荡、热血沸腾而又三叹流涕！

熟悉了环境人物，并不等于就能写好典型的环境人物。我力图把握时代的脉搏，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塑造出一组有血有肉、性格鲜明、命运迥异的人物形象，但由于本人生活底蕴不深，文学功底欠佳，没有开掘出人物性格的亮点，没有将主题通过一定的人物、环境、方式提炼出来，在谋篇布局上亦有前松后紧之虞，所以它并非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但我在注重生活气息，摒弃大段的心理描述，突出人物的对白等方面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特别是在

胎生下了一个无头怪物，顿时，她和丈夫吓得昏死过去，连医护人员也逃之夭夭。

腊月十五日，晚上八时许，镇政府院内人声嘈杂，人们围在一起议论纷纷，对刚才发生的一件事百思不解：停在车库中的一辆桑塔纳轿车，从尾灯到大灯全都自动亮起来了，射出的灯光照亮了院子中央的花坛，以致于首先发现的镇武装部长方政平还以为是车库失了火，红光透过门缝，惊动了上下大小，而司机这时正请假去县城买材料。半小时后，车灯自动熄灭。

腊月二十八日，四十五岁的镇党委书记魏纪成，突然被地区检察院带走，仅家里搜出的现金就有五十万元，存折及金银细软还未曾折算，此事，不啻在崎河的老百姓头上扔了一颗炸弹，让人们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此人经常一身中山装，解放鞋，厚厚的嘴唇，大大的眼睛，一脸的忠诚老实，只要认识他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他同贪贿两个字联系起来。

五大怪事接二连三的发生着，在崎河甚至周边县市不脛而走，一时间各种推测、各种议论、各种传说千奇百怪，五花八门，闹得沸沸扬扬。

崎河镇有位奇人，对此他早就预言在先。

他叫斋公，他家住哪里，多大年龄，甚至姓什么，都无人知晓，只知道他住在毛田村山后的一个大山洞里，无论春夏秋冬，他总是一件单衣，赤脚草鞋，以乞讨为生，他要饭时从不进人家的门，伸手拿着碗也不说话，崎河的老百姓只要见到他讨到门前都会主动地舀饭给他，多少年来，人们已习以为常。街上年龄最大的老人刘济祥，今年八十八岁，他说他在穿开裆裤的时候看见斋公就是这个样子，自己老掉了牙，斋公还像五十多岁的人。

他还回忆起儿时关于斋公的一个故事：大约是民国初年，斋公讨到午饭，坐在崎河对面邱家垅的打谷场边的碌碡上吃着，有人对斋公说：“斋公，你要是把这个碌碡抱起来，绕着打谷场转一圈，我

再搞一碗饭给你。”斋公二话不说，放下饭碗，抱起石碾绕着打谷场转了三圈，然后，放在旁边的一棵老桑树杈上，脸不红，气不喘，众皆目瞪口呆。

斋公有一手绝技，就是善于嫁接树木，凡是经他嫁接的果木成活率非常高，连镇林业站的在农学院毕业的果树专家也自叹不如。平时，他就是凭这种技术帮村民干活，从不收钱，只是吃饭。他说话颠三倒四，毫无逻辑，甚至疯疯颠颠，走到哪里，哪里的小把戏就围着他看稀奇。他经常在崎河的街上转来转去，来无影去无踪，街上的人见怪不怪；来时人们不在意，去时人们不留意。

为此，《洛旬日报》女记者何小姐曾对他作过专访，她在后来的专访记中写道：“那是在一个深秋的上午，我和记者老郑走到毛田村，一打听，村里的人说，白天找不到斋公，看晚上行不行。我们只好在傍晚爬上后山，沿着羊肠小道，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山洞，山洞里漆黑一片，但斋公坐在那里的身影还依稀可辨，山洞散发出一股霉气，靠墙边成百上千双旧草鞋码满了一堵墙，他神清气爽，双目炯炯，打量着我们，说，你们昨天就要来，怎么搞得今天才到，害得我白白等一天。我们当时很惊讶，原来是打算昨天来，由于车子出了毛病耽搁了，奇怪的是他怎么会知道。当我们问他是怎样知道我们要来的， he 说是菩萨告诉他的。洞外的山峦深沉黑黝，秋风萧瑟，我们身上不禁竖起了汗毛……后来，我们落荒而逃。”

斋公又来到了崎河街，长长的辫子挽在颈上，边走口中边念念有词，细心的人一听，他说：“天灾人祸，大难临头，逃此劫数，赶快烧香。”一个月后，斋公的话不幸言中，于是人们在镇郊的劝善寺三五成群，顶礼膜拜，一时间晨钟暮鼓，木鱼经文，香火纸钱成了善男信女的中心话题。从此，斋公的名声大震。

据说，斋公的名字也是后来的人给他取的绰号。

春寒料峭，乍暖还寒。

一辆涂着蓝白相间的大中巴车，挤满了乘客，行驶在通往崎河

弯弯的山道上，后排坐着一位高个子年轻人，行李架上放着一只黑色的皮箱，别无他物。年轻人头发乌黑，面庞瘦削，皮肤白净，两眼深邃，仰头靠在座位上，正陷入沉思。

他叫郑北扬，五天前，接到地委的通知，任命他为崎河镇党委书记。此前，他在市委机关工作了近十年，曾下乡挂职工作一年，由于有了这个经历，又让他再度下乡，他曾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分配到大别山区的洛旬市委，历任市委秘书、市委农工部副部长。他经常说，他才是真正的学非所用，他的专业是搞文学研究，决非当官从政。他的理想是想在文联搞专业创作，几乎年年提要求，次次被否决，这回彻底让他死心，很难设想一位乡镇党委书记有时间从事创作活动。他也曾做过下海的梦，但他又没有这个勇气，怕失去铁饭碗，老来无靠。面对现实，他只好认命。

接到通知后，按照市委的安排，今天市里的毛书记和组织部陈部长送他去崎河报到。市委书记叶一陶欣然同意自己的“奥迪”去送郑北扬，司机小杨在市委院里等他。同时，崎河镇四套班子的主要负责人到市里接他上班。就在昨天晚上，他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既不让人接，也不让人送，自己搭班车去崎河，他想用这种方式来表示他对市委要他下乡工作的不满。清晨，他早早地起床，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对爱人王昕说：“我去崎河了。”后来，接的和送的人找到家里来，听说早晨就走了人，毛书记喜形于色：“作风怎么转变得这么快，真是年轻人，说走就走，雷厉风行。”崎河镇来接他的人说，新书记人未去，就跟我们树立了榜样。事情的结果与郑北扬的想法大相径庭。看来，他想表示一下不满的目的被领导和同事们错误地理解了。

从洛旬到崎河有六十公里的路程，尽管是国道，但也奈何不了高山大川，还得依山就势而行。窗外的空气有些潮湿，山里的风顺着车窗吹进来，有一股带刺的冰凉，吹得人牙齿发颤。国道上四轮

车、农用车、货车、客车、大车、小车和骑着摩托飞奔的年轻人，还有步行的农民，挑柴的山民，组成了大别山的一部公路进行曲。但与沿江沿海国道上的那些豪华气派的各种车辆和风流潇洒的人们相比，显得有些寒酸。郑北扬整个脑海里都是一团乱麻，怎么也理不清楚。严格地说来，他对农村工作并不十分熟悉，平时的一些看法都是零碎、散乱的，毫无系统，这次真的要在一个地区当家作主，就像突然让南郭先生当乐队指挥那样措手不及。他知道，嵇河是洛甸的第一大农业镇，总人口占全市的十分之一，可谓举足轻重，一有闪失，如何对上级和老百姓负责，他心里感到惶惑，感到茫然，更多的是感到沮丧，他对自己的信心表示出底气不足的忧虑。

但是，也不能说是彻头彻尾的南郭先生。

在大学时，他们曾经做过当政治家的梦，对政治这个名词他并不感到陌生。大二时，他们六位同学在一次暑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就曾来到鄂东，住进了一个小山村。当时村里还让他们在六个村民小组代理了一个月的组长，尽管不熟悉，凭着一股书斋幻想和热情，竟将各组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他还处理了一起民事纠纷。回学校后，大家都说，搞政治还是件很有诱惑力的事情。当然，这只能算作是不负任何责任的游戏之作。

在市委工作期间，他曾经将自己规划全市的发展构想，写成了三万字的大块文章，兴致勃勃地交给市委书记叶一陶，叶一陶看了后，笑着对郑北扬说：“整个一个共产主义的理想，至少在咱们洛甸是行不通的。”

按照郑北扬当时的构想，将全市分成十个大开发区，撤消乡镇一级政府，减少中间环节，完全按照沿海地区的某些地方的模式运作。将市政府所属的近一百个委局，缩减到二十个，将行政干部减少五分之四，建立一个精干、务实、高效的政府。将市属国有企业全部转让拍卖，并不再建新的国有企业。

叶一陶还对他说：“你这个设想非常大胆，我只问你一句：人往

哪里去？”

郑北扬说：“自谋职业。”

叶一陶说：“哪些人自谋职业？”

“当然是不称职的人。”

叶一陶说：“你给我具体指出来，市委机关哪些干部不称职，不称职的标准是什么？”

“……”

叶一陶说：“你要裁减五分之四的人，连市委机关的三、六、九几个人你都讲不出谁是该裁的对象，何况另外的人呢？所以，我说你的构想只能算是理想，并不是可以操作的具体方案，还可以称之为：书斋幻想！”

郑北扬回想起那段经历，就觉得自己当时是那样的幼稚可笑。

对于今天的郑北扬来说，尽管他不愿意下乡，但事到临头，八品乡官的帽子已经戴在头上，也不能说对崎河一点考虑也没有。昨天晚上，他几乎是通宵未睡，他想，到那里以后，首先要搞一个类似开发区的经济小区，然后再搞几个大厂，在村级启动脱贫攻坚的计划，治理经济环境，实行能者上，庸者下，坚决砍掉臃肿的机构和多余的人员。既然上级给了自己一块地盘，就应当在上面认真筹划，精心布局，想到这里，他又增强了几分信心。很多人都说，乡镇工作难搞，难到什么程度，虽然自己没有当家的经历，但浅眼一看，并非很难的事情。只要自己真抓实干，励精图治，一定会有所回报。

郑北扬的父亲曾经多次对他讲，一个人为国尽忠、为家尽孝才能算作是人，既不能为国尽忠，也不能为家尽孝，那还算什么人？

也许是这句话对他的影响太深，也许是一部中国近代史对他的启迪太远，他的那颗报国之心，并不像政客们的虚伪言词，说给别人听的，而是实实在在的。

他怀着这种心情，在车上胡思乱想。

这辆大中巴上约有五十名乘客，四十个座位全部坐满，其余的

人都站在过道内，随着车子的惯性和离心力，人们经常东倒西歪。郑北扬无心观察这些人的神态，但有两个人还是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个是又黑又胖的大个年轻人，额上有一道明显的刀痕，有人叫他何三爷；一个是又黑又瘦的小个子年轻人，一双三角眼滴滴溜溜地四处转动，有人叫他李军师。这两个人是在进入崎河地界不久上车的，听他们的口音是地道的崎河人。坐在郑北扬前排的一位二十多岁的姑娘，修长的身材，一双漂亮的大眼睛，特别是一头披肩黑发，特别引人注目。就在郑北扬的思绪恣肆横溢的时候，那两个家伙走到姑娘身边，姑娘望着他俩色迷迷的双眼，本能地朝车窗退缩，李军师尖声尖气地说：“噢嗨！这不是农技站刚来的林科学吗？你应该叫你情人用小车子送你，何必挤这个大中巴，多可惜啊。”

“你想干什么？我坐什么车你管得着吗？”姑娘壮着胆子毫不示弱。

“人儿漂漂亮亮的，说话怎么这么大火气，是不是昨天晚上熬了夜？”李军师酸溜溜地说：“林科学，如果有兴趣，我俩愿意今晚上再陪你休息休息，把昨天熬下的瞌睡补回来，怎么样？”

被叫作“林科学”的姑娘骂了一句：“流氓！”

李军师皮笑肉不笑地用手托起姑娘的下巴说：“我就是流氓，话虽然难听，但是我爱听，怎么样啊，小姐？”

何三爷扭动他那胖乎乎的屁股，侧着身子挤过来帮腔：“我比他流氓得更厉害，瞧，我这身体，”他拍了拍胸脯：“哪个女人见了都喜欢，陪陪你吧，我正好闲着没有事干，这也是我们俩的缘分，天赐良机……”

话说下去越来越难听，姑娘气得眼泪直流。

郑北扬冷冷的目光对着李军师，用极平缓的口气说：“这位小伙子，大男人不要欺负人家姑娘，请把你的手拿开，光天化日之下，做这种事是犯法的。”

李军师和何三爷两人同时走到郑北扬身边，李军师阴阳怪气地说：“你是哪一路神仙，敢管我的闲事？想来一个英雄救美人是吗？”然后，发出一阵狞笑。

何三爷伸手就是一拳，打到郑北扬肚子上，第二拳打到郑北扬的头上，郑北扬毫无防备，只觉得眼前发黑，立刻晕了过去。何三爷几乎是在咆哮：“老子在少林寺学了三年，想在我何三爷头上动土，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你他妈的，还想装死，你刚才的英雄气概跑到哪儿去了。”接着，他们还不放手，扳住郑北扬的肩膀用力地摇，郑北扬醒了过来，对司机说：“快停车，我要下去！”司机说：“我还想留着小命喝粥，哪个叫你管这些臭闲事。”司机哪里敢停车。

姑娘说：“你要是不停车，我就跳窗。”

何三爷从腰里拔出一把匕首，逼住“林科学”，“跳窗自杀？哪儿想起的，老老实实地跟我呆着，晚上，陪老子要去。”

面对何、李二人暴行，满车人哑口无言，人们的沉默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郑北扬感到一阵不可名状的悲哀。

李军师发现了郑北扬的黑皮箱，说：“三爷，把他的皮箱子拎好，请他到我们何家大屋去喝杯酒。司机，老子要下车，停下来！”

何三爷拽住郑北扬，郑北扬极力反抗，但无济于事，这个何三爷从武功的角度上看，的确身手不凡，“不愿意去也得去，你放心，我们会好好招待你。”

郑北扬尽管不愿意和他们一道下车，去他们所说的那个何家大屋，但也有意去看一下究竟将会怎么样，他判断，这可能是一股恶势力，目前，在他未暴露身份的情况下，生命不会有危险，因此，就同他们一道下了车。

那位姑娘不久也下了车，因途中没有电话，她只好搭车返回城里报了案。